



守护

吴玉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部以文学形式
反映
科学发展
这一重大题材的
佳作

守护

吴玉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护/吴玉辉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4 (重印)
ISBN 978-7-211-05941-6

I. 守…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676 号

守护

SHOUHU

作 者: 吴玉辉

责任编辑: 陈艺静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政编码: 350011

开 本: 644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17.50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32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941-6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1

两个到墨溪洗衣服的女人不约而同溺水而亡，公安局迅速介入调查。有人推断，这是墨溪水怪在作祟。一封署名“杨民生”的来信。墨溪县委宿舍楼来了一位神秘女人，连续敲开101、201、301、401室的房门。

第二章/18

四姑娘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泄洪闸控制室，十二个壮汉手持木棍。凌峰说：“好大的胆子，现在是非常时刻，再拖延一分钟开闸，我将采取非常措施！”白修竹书房，林进寿讲述着貔貅玉雕的特殊来历。一段让人惊悚的生死线。

第三章/29

鸳鸯谷度假村，乔娜冷冷地说：“你的权力经济学不见得都用得上吧？我看就有一只大青蛙没有掉进你的锅里。”林进寿瞪大眼睛狠狠地说：“乔，我们是遇到对手了。”关于凌峰的绯闻正在迅速扩散。潜规则。

第四章/40

二号包厢，倪鼓定朗诵“新版唐诗”。林进寿低声对高

文进说：“告诉老爷子，最近无论如何来一趟，凌峰要对造纸厂下手了。”凌峰与高章一场不愉快的对话。

第五章/53

凌峰一行走在土楼隐蔽的通廊里，仿佛走进无始无终的神秘时间隧道。土楼之夜。县招商局，汤木瓜遇到“斗地主”的女孩。

第六章/68

张伟办公室，郭剑平报告了有关凌峰的举报信情况。鸳鸯谷，于在洋初次踩点。大堂角落，一个戴墨镜，手拿对讲机的家伙远远地注视着年轻人的举动。

第七章/86

水面上漂浮着少女的黑发。凌峰做出三项决定。怪石谷，一块石片击中了秦颖的头部，她连同自行车一起倒下，头枕在血泊中。

第八章/96

关停造纸厂，凌峰的态度很明确：开弓没有回头箭。崖顶草丛中，倪强发现重要线索。于在洋接过板寸头手中的药丸往嘴里一塞，拉起董秋莎快速融进跳舞的人群中。蓝波湾咖啡厅，一笔交易正在进行。

第九章/111

白修竹靠在沙发上，他感受到有生以来没有过的危机。省经贸委大厅，凌峰注视着慢慢关上的电梯门，双眉紧锁。一个黑影从阳台凌空越过，李刚气恼地说：“妈的见鬼啦，竟然在我眼皮底下跑掉，身手不凡呀！”

第十章/128

李杜来访。捡菜帮子的女孩。童年纪事。葫芦潭村东头祠堂，凌峰和村民代表见面。有人喊道：“不好啦，后山起火了！”

第十一章/154

二道桥，入夜的国际大巴扎，演艺大厅人头攒动。李刚很自信地说：“我这双眼睛比得上帕米尔高原的猎隼。”被流沙掩埋一半的行囊。许彤说：“事情没办成怎能随便收东西呢？咱办事还得讲规矩、讲诚信嘛！”

第十二章/167

北山岭后村，杜子腾处理一起特殊“案件”，“被告”是一群野猪。凌峰马上要被撤职调离墨溪县的“内部消息”迅速地在机关干部中传播。

第十三章/184

望着即将“沉入”水中的江心岛，凌峰心急如焚。一声响脆的炸雷震得桌上的酒杯直晃动，白修竹一阵心悸，这雷声，是福还是祸？

第十四章/194

一个外国女人突然来到墨溪。“仙字岩”的千古之谜，是字，还是画？白修竹作报告，台上他讲，台下讲他。

第十五章/208

胡杨的品格。郭川讲述担任水利局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一管无色的液体注入于在洋的静脉，他想起含辛茹苦的老母亲，眼角噙着泪水，心里默默说：“妈妈，儿子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

第十六章/225

思路决定出路。县医院重病室，秦颖盖着白色被单，病床旁的心电监护仪电波显示一条令人绝望的水平直线。陶斯古从长布套里取出一卷画轴，慢慢打开，是一幅吴昌硕的《红梅图》。

第十七章/236

上岛咖啡厅三号包厢，于在洋向凌峰提供重要信息。夜幕中，两条小船从不同方向同时驶向江心岛，一条船坐的是“金三角”来客，一条船坐的是板寸头一伙。一声枪响，划破江面寂静的夜空。

第十八章/247

南太平洋某岛国，两名警察给白修竹戴上手铐，白修竹一脸沮丧，自言自语地说：“结了，一切都结了，老和尚算得可真准啊！”

第十九章/258

一张印着“奠”字的恐吓信。螺旋岭，凌峰乘坐的三菱吉普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疾奔。失控的车子冲出公路，消失在拐弯处。白鹭回来了，一会儿浮在水面，一会儿凌空而起，原本寂静的墨溪顿时灵动起来，充满了生机。

后 记/271

第一章

凌峰履新的第三天，就遇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两个到墨溪洗衣服的女人，不约而同掉入水中，溺水而亡。

根据村民反映，当时天气晴朗，水面也很平静，时逢枯水季节，两个女人落水的地方水深不到一米，而生活在溪边的女人从小就会游泳，怎么说都不可能淹死。

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首先要排查的是，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案件？两个女人都是圳头乡圳头村人，平时人缘极好，家庭也很和睦，法医尸检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受伤害的痕迹，谋杀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据了解，事发前，两个女人的情绪、行为都很正常，没有任何导致自杀的动因和迹象。再说，自杀也会不约而同吗？

公安局查不出结果，民间的版本出来了。有人掐着指头算，这几年先后有三个小孩在墨溪游泳时溺水而亡，莫非是这三个小孩的亡灵急着轮回转世，正好拖了这两个洗衣服的女人做替身？那么还有一个替身会是谁呢？这“替身说”虽纯属迷信，却吓得圳头村的女人再也不敢到溪边洗衣服了。还有人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新疆喀纳斯湖水怪的报道，便做了大胆的联想——难道这墨溪也有水怪作祟？

这是个谜团，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谜团不解，谣传不断，人心难稳。

偏偏这个时候，擅长炒作的《东海晨报》以“二女神秘溺水，死因扑朔迷离”为题，对洗衣女溺水事件做了富有想象力的渲染，这更加剧了墨溪沿岸村民的恐慌。

连日来，死者亲属和圳头村部分村民集聚在县政府大门口，要求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查清溺水原因，给个说法。偏偏这个时候，县长杜子腾不在家，此时他正率领一个招商团在深圳开墨溪县在港乡亲招商引资恳谈会。

初来乍到的凌峰召开紧急会议。

公安局长倪强汇报：“根据调查和法医鉴定，对两个溺水而亡的女人，可以排除他杀或自杀，也就是说构不成刑事案件。”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这两个女人有宿怨，那天正好冤家路窄，同时到溪边洗衣服，由开始争吵到扭打起来，尔后同时都掉入水中，在水中继续扭打，互不松手，最后窒息而死？”政法委书记郭大年推测道。

倪强说：“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开始也做过假设，但后来还是排除了，有两个理由，一是根据调查，这两个女人不仅没有宿怨，而且关系很好，据目击者反映，两人在去洗衣服的路上还嘻嘻哈哈地说笑呢。二是根据法医鉴定，这两个女人身上根本没有扭打损伤的痕迹。”

凌峰一边听着倪强发言，一边思索着，他在笔记本上写上“溺水原因”四个字，又在下面划了一条杠杠，并连续打上三个问号。

民政局长姜贵庭汇报善后工作进展情况：“刚开始，死者的亲属和部分村民情绪很激动，通过做工作，渐渐平静下来，我们民政部门也给了适当的救助。公安局法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死者亲属同意按当地风俗出殡，但圳头村的村

民们依然要求查清溺水原因。”

宣传部长李怀一补充道：“我们已经和《东海晨报》老总沟通并达成共识，在洗衣女溺水原因查清楚之前，不再对这件事情进行炒作，以利于稳定。”

听完与会人员的发言，凌峰合上笔记本，站了起来，神情凝重地说：“这段时间，大家围绕洗衣女溺水事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当前要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要继续调查，切实弄清洗衣女溺水原因；二是做好善后工作，尤其是做好对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三是注意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圳头乡党委政府和圳头村两委要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善后和稳定工作。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定要查清洗衣女溺水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别说村民们要求我们查清楚，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本身也有责任去做调查。只有查明原因，彻底解开这谜团，才能消除村民的恐慌心理，有效稳定人心。也只有查清楚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杜绝此类不幸事件的发生。”

办公室，凌峰处理着几天来堆积的信访件。

一封署名“杨民生”的群众来信引起他的注意。

凌书记：

您好！非常抱歉，您一到任就给您报忧了。不知道您路过通往县城的墨溪桥时是否有看到河面上漂浮的白沫，闻到江面散发的异味，这就是今天的墨溪，曾经是白鹭故乡的母亲河。自从五年前上游办起了造纸厂，墨溪可是变了容颜。造纸厂在蒸煮原料制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黑液和造纸漂白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氯化烷烃的废水未作任何净化处理就直接排入墨溪，氯化烷烃是高度致

癌物质，进入人体后极易导致肝脏和消化系统的癌变。这几年，墨溪下游地区肝癌、食道癌的患病率大幅度提高，与饮用受污染的墨溪水有直接关系，墨溪下游地区已连续三年征不到体检合格的新兵了。

凌书记，之所以给您写信，是因为您现在所处的岗位使您有可能而且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相信您的良知和智慧可以破解这个难题。您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困难，但墨溪的百姓是会支持您的。

对了，您上任以后，也许会听到许多颂扬的话、顺耳的话，我却想送上苏轼在《晁错论》中的一段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杨民生

凌峰靠在椅背上，点上一根云烟，静静地思考着信中反映的问题。

他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封信所反映的墨溪水污染问题和两个洗衣女的神秘死亡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他感到空气特别闷热，起身去推开窗户，只听到一阵由远及近滚动的雷声，这是入春以来的第一阵响雷。

凌峰和县委办公室主任于明坐在三菱吉普上，溯溪而上，车子开了不久，他就下车沿溪步行。

由于下雨水位上升，溪水流动加快，往日的污水带不见了，但黄色的泡沫依然漂浮在溪面上。

凌峰看到不远处一个老人蹲在岸边抽烟，望着溪水沉思。凌峰来到老人身边蹲下身子，掏出云烟敬了老人家一根，搭讪道：“大叔，您老人家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家指着岸边一片南瓜田叹息道：“我在为这片南瓜发愁啊！”

凌峰看了看瓜田，不解地问：“这南瓜长得不错啊，您老人家怎么还发愁呢？”

老人告诉凌峰，他叫张树枝，家住溪边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南瓜大王，种的南瓜又大又好，过去总能卖出好价钱，有时买主还把卡车直接开到瓜田边来买瓜呢。可自从这溪水受造纸厂排出的黑液污染后，这南瓜也没人要了。老人还告诉凌峰，以前墨溪是白鹭的天堂，溪里盛产鲢鱼、草鱼、鲫鱼、粗鳞鱼。特别是粗鳞鱼，味道很鲜美，连鱼鳞都可以吃呢。

美好的回忆并没有让老人高兴起来，反而使老人的神情更加黯然。老人伤心地指着江上的泡沫说：“看，现在这墨溪被糟蹋成什么模样了，真是造孽啊！听说县里最近来了一个新书记，算是咱墨溪最大的官了。”老人看着凌峰认真地说，“看来你也是个干部，如果能见到这位书记，跟他说说吧，一定要治治墨溪河。”

凌峰看着老人的满头白发和布满皱纹、历尽沧桑的脸庞，心里觉得沉甸甸的。凌峰这时想到读大学时的老师张树德，也是墨溪县溪边村人，五年前才退休返回故里。张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古道热肠，经常资助家庭困难的同学。凌峰上大学时，父母都卧病在床，生活极为困难，是张教授伸出援助之手，帮他渡过难关。他向张树枝老人打听道：“大叔，溪边村可有一位叫张树德的退休教授？”

“哦……张教授，知道，知道，前些天到县医院住院去了，他可是咱溪边村中最有学问的好人哪！”张树枝老人说。

凌峰问：“张教授得的是什么病？”

老人说：“听说是肝癌。村里人都说是喝了这溪里的水才得上的。”凌峰告别老人，快速走向三菱吉普，进入车厢后座，“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朝着驾驶员小罗催促道：“快，往县医院！”

县医院住院部，医生向凌峰介绍，张教授是十天前住进医院的，经检查是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于昨天凌晨三时五十分去世。据分析，教授患病与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有关。

张教授灵堂遗像前，师母沉痛地向凌峰叙述教授患病的经过，她告诉凌峰，教授在住院期间得知凌峰到墨溪担任县委书记的消息，忍着病痛，在纸上写了四个字，交代一定要交给凌峰。

凌峰从师母颤抖的手中接过教授留下的字条，只见上面写着：激浊扬清。

凌峰在教授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心里默默地说：“老师，我一定还给墨溪人民一条清澈的母亲河！”

在造纸厂的排污口，凌峰看到令人发怵的一幕：一条大约宽一米、长二十米的排水沟从造纸厂的围墙下延伸到溪旁，虽然现场没有污水排出，可沟中的污泥和残留的散发着恶臭的污水明白地显示造纸厂的工业废水是不作任何净化处理就直接排入墨溪的。

“凌书记呀凌书记，您来圳头乡怎么不早通知一声呀！”凌峰转身一看，一个中年男人正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凌峰一看此人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偏胖，留着分头，身上穿的西装偏大，不打领带不扣纽扣，显得有点土不土洋不洋。大概是经常熬夜的缘故，两个眼袋特别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人说大眼睛勾人，小眼睛迷人，不大不小气死人。可凌

峰觉得这人的小眼睛一点儿也不迷人。

“这是圳头乡的倪鼓定乡长。”于明介绍道。不知是由于发音不准确，还是平时叫惯了，倪鼓定竟叫成了“尼古丁”，好在凌峰在组织部长提供给他的乡科级干部名单中见过这个人的名字，今天是人和名字对上了号。凌峰突然想笑，撇了一下嘴强忍住了。

“凌……凌书记，到……到乡上坐一坐吧。”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倪鼓定讲话竟有些结巴。

圳头乡的会议室有多种功能，既是会客室、会议室，又是荣誉室，左侧靠墙的荣誉柜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牌，有工业兴乡先进单位，招商引资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为民办实事先进单位，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其中，居然还有“纠歪先进单位”和“打拐先进单位”。凌峰不解，一问才知是纠正赌博歪风先进单位和打击坑蒙拐骗先进单位的简写。其中有一荣誉柜摆满各式各样的奖杯，看起来倒有点像是个酒柜。右侧墙上则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彩色照片，有几张照片特别醒目。在“关怀篇”一栏里，有倪鼓定陪同前任县委书记高章在造纸厂调研的照片。在“为民篇”里有一段水泥路的照片，下面有一段文字说明：“由新宇集团圳头造纸厂捐献五十万元修建的爱民路”。在“荣誉篇”里有一张特意放大的照片，倪鼓定手捧一个金杯并夹着一本荣誉证书，两眼注视着前方，做慷慨激昂状……

倪鼓定凑上来说：“凌书记，下次一定把您到我乡亲切视察的照片补上……”

凌峰淡淡地说：“先谈谈造纸厂的情况吧。”

连日来，凌峰接连走访了县环保局、卫生局、水利局、自来水厂，对墨溪受污染的情况和原因有了初步了解，正当

他准备找班子成员好好聊一聊的时候，县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白修竹来到他的办公室。

白修竹中等个头，脑袋上有条不紊地分布着几根稀松的头发，他脸上的表情始终处在一种似笑非笑状态，似有几分矜持，又有几分儒雅。毕竟是今后工作中的重要搭档，凌峰也很希望和他加强沟通，争取他的支持与配合。凌峰一边热情地给白修竹倒茶一边说：“老白，我初来乍到，对墨溪的很多情况都还不熟悉，你是老墨溪了，今后还靠你和班子同志多支持。”

白修竹笑着说：“凌书记，我早就听说了，您这事业心特强，尤其是特别体恤民情，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我还经常听高章老书记提起您呢。凌书记，您到墨溪县来，对墨溪百姓是福分，对我来说是缘分啊！”白修竹不经意中把高章带进话题，似乎在向凌峰暗示他和老书记的特殊关系。高章曾是凌峰的老上级，他也希望通过这个中介拉近与凌峰的关系。

凌峰说：“老白你可把我说高了，今天你来了我们正好聊一聊，你觉得墨溪县当前最急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白修竹说：“是经济，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嘛！高书记在任期间墨溪县每年经济发展速度都保持在百分之十五左右，高于全市乃至全省的平均水平，招商引资也是处在全市领先地位。凌书记一定会带领我们保住这面红旗的，当然我们也会尽力支持和配合您。”

“加快经济发展肯定是对的，”凌峰说，“可环境保护也很重要。老白呀，我沿墨溪走了一趟，上游那个造纸厂，污染一条江啊！”

白修竹往前靠了靠，对凌峰说：“这造纸厂是老书记一

手扶持起来的，目前还是县财政的重要支柱。凌书记这事还要慎重，是不是也听听老书记和杜县长的意见。”

“那你的意见呢？”凌峰问道。

“凌书记，您刚来墨溪，需要有一个安定稳定的环境，同时也有一个和老书记衔接的问题，这事是不是可以先缓缓。”白修竹没有正面回答凌峰的问题。

送走白修竹，凌峰正想给县长杜子腾挂个电话，却先接到杜子腾的电话：“老同学，我是杜子腾啊，咱俩是注定有缘，又走到一块了，在大学你是我的班长，这会儿还是我的班长，看来我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啊！”

凌峰说：“啥班长五指山的，是搭档。看在同学的分上，你这墨溪‘地保’可得多帮着我。”

杜子腾说：“老同学，我可是真诚欢迎你，就是你以后别像在大学那样老叫我肚子疼、肚子疼的，私下你叫我屁股疼都可以，公众场合还得照顾一下我这个县长的面子。”

凌峰打趣道：“怪只怪你父母，当初怎么会给你起这样的名字，你说杜子腾和‘肚子疼’的发音有什么区别？以后干脆叫你老杜好了。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什么时候咱好好聊聊？”

杜子腾说：“明天咱俩不都要到市里开会吗？开完会到你家，咱边喝小酒边聊，记得让子华老师给做她拿手的鲈鱼豆腐汤喔！”

放下电话，凌峰想起了在大学念书时的一件往事。他和杜子腾是同班同学，在毕业会餐时，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同学，突然抱着杜子腾号啕大哭，原来这位同学家住山区，父母卧病在床，生活十分困难，假期没有回家的路费，杜子腾连续两年寒暑假都主动要求留下来护校，凌峰原以为他是想

利用假期在校多读点书，这会儿才知道原来是为了把自己的路费省下来，给这位同学买车票回家。他的义举让凌峰深为感动，用凌峰当时的话说是侠肝义胆。大学毕业以后，两人始终保持着联系。现在，自己就要和这位老同学成为工作搭档，凌峰觉得这是一种缘分，难得的缘分。

白修竹的客厅里，倪鼓定焦急地等待着还在厕所里的白修竹，正赶上今天白修竹便秘，倪鼓定已经等了十五分钟了。他站了起来，心不在焉地在客厅里转悠着，墙上一幅国画吸引了他的视线，画面上是几根错落有致的竹子，画的左上方题着郑板桥的一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画的落款是“修竹”两个字，看得出是白修竹所画，俨然是一个清廉领导干部自警、自醒、自律、自励图。不经意间倪鼓定发现墙角书桌上摆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条幅，上面写着：“处世以不即不离之法，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这条幅的内容与墙上郑板桥的诗句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此时倪鼓定没有心思去对这种反差作比较和分析，他着急的是闹便秘的白修竹早点从厕所里出来。

“哗——”厕所里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鼓定啊……”厕所里传出白修竹瓮声瓮气的声音。

“哎……”倪鼓定快步来到厕所门前，可厕所的门并没有打开。

“什么事呀？”厕所里的白修竹问道。

“前些时候凌峰到圳头村了，在了解造纸厂污染的事呢！来者不善啊！”倪鼓定说。

“别慌，每逢大事有静气，你呀……就是缺点定力。”

“听说他还在调查这几年来因饮用墨溪水致癌的人数。”倪鼓定说。